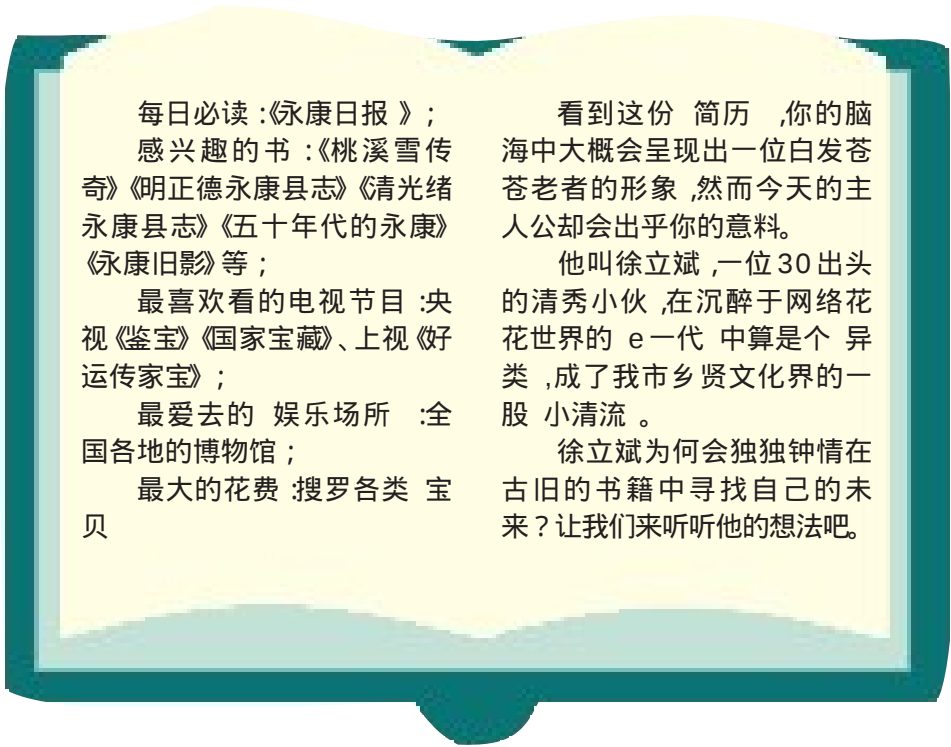


80后小伙收集地方文献百余册 ,并将古籍电子化 故纸堆里觅知音寄乡愁



记者 舒姿

《永康日报》中懂永康

只有老年人才看报？徐立斌给出了年轻人的答案 ,每天他总会抽出时间 ,读当日的《永康日报》。除了每天读报 ,徐立斌还会收藏早年间的报纸。当他拿出 1992 年 1 月 1 日出版 ,总第 1541 期的《永康报》(《永康日报》的前身)时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满满时代感。

说起如何会有这份《永康报》。徐立斌说：这份报纸刊登那年我 5 岁 ,到了小学高年级才开始读《永康日报》。《永康日报》刊登的是每天永康发生的大事小情 ,往更大说是永康城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俗话说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连家乡永康的历史都不知道 ,怎么走出永康？正是这一想法 ,去年 ,当他看到这份报纸时 ,就像捡了宝 ,马上花 200 元买下。他想看看当时的永康城发生了什么。

《桃溪雪传奇》里听风声

徐立斌住在步行街附近 ,时不时经过西街的烈妇祠。这段时间 ,我在读民国时期重印的《桃溪雪传奇》,这是清代永康县丞吴廷康和当时著名的填词家黄燮清 ,据清初永康实事编的。上面记录了清代烈女吴绛雪为救百姓 ,英勇就义的故事。烈妇祠就是为纪念她而建造的。徐立斌向记者展示了该书 ,只见书边角磨损得较厉害 ,但主要内容清楚可见 ,是不可多得的珍本。

徐立斌对永康历史着迷 ,当然不会放过一切可以接触到关于永康历史的地方文献 ,能买的尽量买下来 ,买不来的花钱整本整本影印下来看 ,细细品读 ,从中挖掘那些掩藏在书籍中的动人故事和传奇人物。

女儿身上看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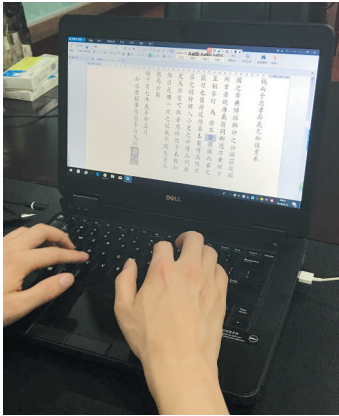
徐立斌从事金融工作 ,按理说金融和文化跨度挺大 ,可他怎么就一头扎下去了呢？大道同源 ,大道至简 ,大道相通。人是 道 的载体 ,载体通的 ,道 也自然是通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心钻研。徐立斌如是说。家人对他也很支持 ,平时听到哪里有好的文化书籍 ,都会帮他收集起来。

家里有个热衷古籍的爸爸 ,小女儿也常围着徐立斌一起看书。小孩子嘛 ,看着如画般的古文字觉得好玩 ,就问 爸爸 ,这是花吗？看看又不像 ,是什么？文化需要传承 ,每到这时我就一个个和她说 ,什么字 ,什么意思。徐立斌说 ,看着女儿认真好学的样子 ,他很欣慰 ,深感后继有人。

义捐手札以明志

去年 7 月 ,徐立斌 义捐唐氏手札遗迹 仪式在贵阳市乌当区图书馆举行。他曾花重金购得唐炯书札(其中部分由唐炯口授 ,其子唐我城代书) ,后经贵州成山文化学者郑文丰牵线 ,决定将个人购买的唐炯书札 ,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

徐立斌说 ,除了永康文化 ,近些年他关注起其他地域的文化 ,其中根植于贵阳市乌当区水田坝的成山文化 ,因忠孝基因凸显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此次义捐行动 ,与他崇敬成山文化分不开 ,相信手札的 物归原处 会在另一个更为需要的地方 ,发挥它更为重要的作用。



业余时间做古籍的电子档校注。



徐立斌收藏的 1950 年永康县大队庆功大会全体功臣留影。



台湾版《永康县志》。



徐立斌的捐赠证书。

《永康县志》寄乡愁

少年不知愁滋味 ,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果你看完 432 页的 1982 年 3 月出版的《浙江省永康县志增补》(仅在台湾地区出版)后 ,里面满满的乡愁会催人泪下。它由台北市永康同乡会筹资发行 ,28 个参与人员全凭脑海中对永康城的记忆编写而成。徐立斌分享了阅读台湾版《永康县志》的体会 ,该书是他几年前 ,机缘巧合下从一位台胞手中所获。

你看 ,书里第十一页有这么一段话：截至民国三十八年止 ,吾永农民耕田 ,尚未有用机器者 ,不知今日如何？马上第十四页 ,又有一段话 对日抗战期间 ,吾永先贤吕公望先生 ,在后方地区各乡镇 ,设立难民工厂 ,织布则多用机器 ,成为吾永工业初步现代化之滥觞。但不知时至今日 ,吾永工业之机械化 ,又已进展至如何情况耳。 徐立斌向记者指出了几十处类似的记载 ,可以看出这些在台湾的永康人非常思念故土 ,很想知道永康发展情况如何。书里还有一份书籍原主人的收藏 ,1989 年在台永康籍乡贤资助西津桥重修的人员名单 ,表达他们身在异乡但心系家乡发展的赤子之心。

作为对在台永康乡贤的回应 ,我市在 1998 年出版了《在台湾的永康人》一书 ,此书我也有收藏。徐立斌说 ,书里主要征集了在台永康人的生活状况 ,并向他们发出回永康看看的邀请。两本书 ,他时常会拿出来翻一翻 ,记录的是乡愁 ,他希望两岸早日统一。

古书丛中觅知音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读古书？或许和古书没有断句 ,生僻字较多有关。徐立斌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所在 ,于是工作之余着手对手中已有的古籍进行电子档的校注 ,首先断句 ,再把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甚至找研究地方文献的专家解答。

在古书的海洋中 ,除了满足 ,也有一人独行的寂寞。徐立斌坦言 ,由于工作繁忙 ,他只能抽夜晚休息或周末放假对古籍进行整理。除了光阴短暂的惋惜以外 ,更多的是对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感叹。懂的老人在世的越来越少 ,外行人看不懂听不懂 ,同行又实在寥寥 ,连交流经验的机会都很少 ,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摸索。就如当前在校注整理的光绪版《永康县志》,约 30 万字的工作量 ,徐立斌心里还是想有几个帮手。

永康的地方文献蕴含着无数先贤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 ,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徐立斌说 ,每每拿起一本古籍 ,除了厚重的历史 ,还有沉甸甸的责任。保护永康文化遗产 ,年轻一代还可以做得更多 ,他希望能有更多朝气蓬勃、热爱历史文化的年轻人加入到 之乎者也 的保护和弘扬中去。